

一个男人如斯初遇
一个婉约如斯的美丽警花
两个不同的女性

爱上了男人味十足的刑警

爱情不无罪

热情如斯

一场错综复杂的
先后爱

而制造出一起触目惊心

一个自慰日来临的刑警
利用刑警队长情感的

罪的是丑陋的心灵

危险 末日

下

白冰 著

当金钱和情欲给贪婪者带来
飘飘欲仙的快感时，
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危情的末日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小情大危 下

白冰 著

当金钱和情欲给贪婪者带来
飘飘欲仙的快感时，
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危情的末日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第十章 伊人好梦

散会后，方子良被韩光叫到他的办公室里，“子良，前车之鉴教训不小啊，看来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性。黄志橧的被杀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，我们把对手估计得不足，现在看来“6·27”悬案很有可能不仅仅只是一起刑事案件，说不定在这起案件的背后，隐藏着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内部有人给对方通风报信，这是最让人感到痛心的，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。子良，这里只剩下你我两人，依你看，在昨天的会议中，谁最值得怀疑？”韩光的眸子里充满了焦灼和忧虑。

方子良的目光从韩光的肩膀上越了过去，谁最值得怀疑？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你！方子良几乎把这些话脱口叫了出来，但是最后，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他记起了江涛以前教导他的话：一名合格的刑警，在办案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绝对不能感情用事，绝对不能头脑发热凭意气用事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案情中找出破案的线索来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他必须把自己内心的活动收敛得不露一丝痕迹。

“韩局，在内奸没有找出来之前，应该说每一个人都值得怀疑，包括我在内。”方子良一语双关地说。

“子良，我是相信你的。”韩光喝了一口茶说道：“对丝织厂的案子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是你，你当然就排除在外了。我想这个内奸不是一天两天就找得出来的，现在通讯这么发达，只需一个电话对方就知道了我们的秘密。案情越来越复杂，这个案子我是向王书记立了军令状的，现在黄志橧已经死了，依你看这个案



子应该向哪个方向突破？”

“黄志橹是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，可是这条线索却被对方掐断了，这个可恶的内奸！”

“这个内奸就是最大的隐患，可能他时刻都在注意着我们的行动，黄志橹的死就是一个血的教训，我们只能另找其它的途径了。”

方子良看了看韩光，他的脸上流露出来的只有焦虑和忧郁，但是这些在方子良看来只不过是作戏而已。方子良故作沉思状，想了一会儿才说道：“韩局，到了这种地步，依我看也只有人自为战，才能够达到保密的效果，只有这样也许才能有所收获。”

“内奸不除，我们的工作确实显得捉襟见肘，人自为战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了。”韩光不得不点了点头，他问方子良：“子良，对这起案子你有新的打算吗？”

“暂时没有，全被黄志橹的事给搅散了。”方子良的声音显得有些沮丧。

“这样吧，你回去后好好理一理思路，有了好的设想我们再一起研究研究。”

同你研究，那还不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！算盘打得蛮精的，你大概还没有想到我已经认清了你的真面目吧。方子良在心里冷笑了一声，当下也不说破，只是对韩光笑了笑，不显山不露水地离开了韩光的办公室。敌众我寡，非常时期，他不得不像当年种菜的刘玄德那样韬光养晦了。

黄志橹的死让方子良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，他觉得周围有一种潜在的危机在无时无刻地威胁着他。想想看，如果韩光是内奸的话，以他的势力，那么他的周围又将网罗了多少喽罗，多少人为了升官发财而听命于他的调遣，这起案子的难度将超出他的想象之外。除了韩光之外，会不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内奸？江涛的被害就反常得很了，那时就应该发现内奸这个引

人注意的问题的，方子良为自己这个迟到的发现而沮丧不已。

所有与卢三阳亲近的人一个个地都死了，下一步他们又会向谁下手？江涛那个对卢三阳非常熟悉的线人？想到这里，方子良的心不觉猛地跳了一下。今天晚上就到许姐家里去，不能再拖下去了，他们说说不定也在找这个线人哪，如果被他们发现了的话，那么这个线人肯定会处在危险之中！

正这样想着，方子良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电话是董翠伶打来的，“子良，你现在在哪里？”董翠伶的声音显得娇媚无比。

“我在队里办案，有事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，这几天很忙吧。”董翠伶柔柔地说，“今天是周六，你下班有时间吗？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件事我想起来了，晚上我跟你详细地说一下。”

“今天没有时间，我有事要等着处理，你要说的那些已经迟了。”方子良压低着声音说。

“怎么回事，难道又出了案子了？”董翠伶的声音显得有些紧张。

“丝织厂里的司机黄志橹死了。”

“啊！黄师傅死了，他是怎么死的？”听到对方在电话里发出的尖叫声，方子良可以想象得出董翠伶花容失色的样子来。

“是被别人杀死的，你可不要胡思乱想，你在四达那边还习惯吗？”

“还好吧。”董翠伶的声音软软的没有一丝力气。

“好好地照顾自己，我这阵很忙，没有时间去看你，有时间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的。”说完这些，方子良不等董翠伶再说些什么就赶紧收了线。黄志橹已死，已经没有必要向董翠伶询问行车路线的事情了。这个时候，他实在没有心情同董翠伶去说那些花前月下的无聊话题。

“我知道了，子良你可要小心一点啊……”董翠伶没有感觉



到对方已经关了电话，兀自在那里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。她有些惆怅地关了电话，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，她木木地从办公桌里拿出饭盒，人却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想动，丝毫没有到餐厅吃饭的意思。

“翠伶，想什么心事呀，刚才是同男朋友打电话吧。”张洁端着饭盒走到董翠伶的跟前，亲切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，他今天又有事……”董翠伶落寞地叹息了一声，“在别人的眼里，警察够威风的，其实他们一天到晚辛苦得很，而且一个月还没有几个钱。”

“你还叹什么气啊，有这么一个男朋友还不满足吗？要知道这样的男子汉多少女孩子做梦都在想啊，要不你把他让给我怎么样？”张洁笑嘻嘻地说道。

“你要的话我就把他送给你好了，我们已经谈了好几年了，早已过了激情时代了。”

“只怕我没有那个福分，哎，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你还记不得？”张洁的脸上立即一片绯红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”董翠伶倒被问糊涂了。

“就是那个菩提树酒吧的老板……”张洁的样子有些羞涩。

看到张洁的那副神情，董翠伶一下醒悟过来，“好吧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去，那个地方很不错的，等你见到他的时候看看来不来感觉。”

两人端着饭盒，肩并肩地向餐厅走去。

中午，方子良在饭堂里看到肖媛也在那里吃饭，他端着餐具一声不响地在肖媛的对面坐了下来。可以这么说，方子良是在一种下意识的状态下走到肖媛跟前的，说不出是什么原因，方子良此时就想和肖媛在一起，当然，这里面也许是因为他和肖媛之间那分不言而喻的情感在吸引着他。黄志鲁的死让方子良感到孤独无助，这时的他是脆弱的，只有在肖媛这里，他才似乎能够

找到一种安全感。

“你今天也在加班？”方子良扒了一口饭，尽量用一种平淡的口气问肖媛。

“是的，我想尽快地把古墓里另外两颗头骨复原出来。”看到方子良，肖媛的心里不觉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激动。

“江队被害的真正原因搞清楚了吗？”

“我昨天查了一下资料，后来王芸医师也给我来了电话，说是江队的身体内可能是注射了一种不明药物，从而诱发他得了脑溢血这种突发病。至于他体内的那根针刺可能是刺中了他身上的某个穴位，才使江队在丧失了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人注射了不明药物的。”

“真是处心积虑，想用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逃脱法律的制裁，没想到还是让我们发现了。”

“这就叫做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们得意得太早了。”

“不管这案子有多大的难度，我也一定要把它给破了。”方子良坚定地说。

“那你准备怎么做？内部人都有了问题，这样的案子还能查下去吗？”肖媛的关切之情再次从她那双明亮的眸子里流露了出来。

看到肖媛这双关注的眸子，方子良的心不自觉地颤动了一下，“肖媛，这件案子我无论如何也要查下去的。也许，前面的困难和阻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，但是这一回，我是铁了心的了。肖媛，目前情况太复杂了，我现在需要你来帮助我，这件事对局里的每一个都不能说，包括韩局在内。不然的话，就会出现第二个黄志橧，你明自我的意思吗？”方子良说完这些，一脸凝重地等待肖媛地回答。

肖媛再次睁大了眼睛，就像一个小孩子发现了什么惊人的秘密想声张而又不敢声张那样，方子良的这番话让她惊呆了。



包括韩局在内！这六个字包含着多大的分量，这六个字让她意识到“6·27”悬案的复杂性，不然的话，江涛也许不会那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。

“害怕吗？”方子良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。

肖媛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她再次把目光定格在方子良的那张脸上。这张脸她太熟悉了，有时候她在无人知晓的夜晚都曾想象过这张让她依恋不已的脸庞，方子良已经活在她的脑海里，她几乎在每一个时间的空隙里都在想着方子良。但是在今天，肖媛是那么大胆、勇敢、仔细地注视着方子良。第一次，他们离得这么近，以至于她对方子良脸上的每一根汗毛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他的五官极富个性地分布在他的脸上，他的嘴唇是丰满的，他的鼻子是坚挺的，他的眼睛是坚定而又深邃的。这样的眼睛让肖媛看到了一种力量在向她召唤，这是一股来自方子良生命深处的力量，这股力量是没有谁能够阻挡得了的，因为它是正义的、无私和无畏的。

肖媛被深深地感动了，她从方子良的眼睛里看到了过去的麦冬，那个为营救落水儿童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麦冬。面对方子良，肖媛为自己能够得到他的信任而感动，在这种敌友不分、敌暗我明的时候，方子良选择了她。方子良相信她，这一点已经足够了，这就足以证明她在方子良心中的位置了。

肖媛的眼睛潮湿了，她是被方子良的信任而感动得潮湿的，“方队，有什么事你说吧，只要是我能够做得到的，我一定在所不辞……”好半天，肖媛才以一种近似天籁的声音说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事，今天晚上我想和你一起到江队家里去一下，你帮我查一查他家里的那台电脑，看看里面能不能找出什么隐藏的文件来。我昨天晚上在那里查了一下没查出什么，你说的话我想一定会有所发现的。”

“你猜测江队在他的电脑里隐藏了什么重要的线索？”

“是的，我估计江队在那里面一定隐藏着一些有价值的线索，他那个线人的电话号码可能就在电脑里面。这条线索对我们很重要，如果查不出来的话，这起案子到目前为止，可能就无法查下去了，你知道，我们手里现在所有有用的线索几乎都被对方掐断了。现在，我只有请你来帮我这个忙，这个秘密在局里目前只有你和我两人知道。”

“好吧，我试试看。”肖媛轻轻地点了点头，“方队，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”肖媛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右手放在了餐桌上，看到肖媛的这个动作，方子良也伸出左手，在肖媛的手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，然后，他们都不经意地望着对方轻轻地笑了一下。这其实是一种暗示，也是一种默契，他们用各自的体温向对方传递着一种信息：那就是从现在开始，他们已经是一个战斗的整体了。

“江队，你们都在这里啊。”不知是什么时候，成向东端着餐具也走到了他俩的旁边坐了下来。

肖媛朝成向东浅浅地笑了笑，算是打过了招呼。

成向东是看到肖媛后才走过来的，他把碗里的几块排骨都赶在肖媛的碗里，“我不喜欢吃排骨，你多吃一些吧，别到时候瘦得像竹竿似的。”

方子良见了打趣着说道，“向东，谁不知道你的心思啊，你是看到肖媛才故意把这好吃的留给她的吧，上次我还看到你吃了一大碗红烧排骨呢。”

成向东被方子良说破了心思，更是把自己的一颗苦心表露出来，“是有怎么着，人家肖媛一个外地女孩子在这里挺不容易地，哪像你一天到晚吃香喝辣啊。”

肖媛看着两个男人斗嘴，也不好说些什么，只是用忧怨的眼神朝方子良瞟了一眼。

方子良像没有看见似的，站起身来对成向东说，“你们两人慢慢聊，我还有事，先行一步了。”



方子良不是不明白肖媛眼神里的意思，只是在这种时候，他想给成向东多创造一些机会。

“案子怎么样了？”肖媛明知故问地说，面对成向东，她只能和他打这种擦边球。

“一言难尽，这个案子能不能破恐怕谁心里也没有底。”成向东无奈地摇了摇头，“肖媛，我们不谈这些话题吧，今天晚上有空吗？”成向东两眼定定地望着肖媛。

“听说案子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，你难道说还有多余的时间？”

“劳逸结合呗，晚上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，也算是给自己放松放松吧。”成向东的眼神里充满着期待和渴望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晚上有事，改天再说吧。”说完这些，肖媛对成向东歉意地笑了笑，端着餐具走了。

方子良吃罢饭后来到了办公室里，昨天晚上因为黄志橹的事几乎没有睡什么觉，他决定在沙发上好好地休息一会儿。

然而，方子良还没有睡上半个小时，手机就一个劲地响了起来。方子良一看到显示屏上显示的是江涛家里的电话号码，顿时睡意全无，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许兰那边可能有情况。果然，方子良接了许兰的电话后，刚刚轻松的心情不觉又紧张起来。

许兰告诉他：她感到家里好像有人来过一样！

有人到江队家里去过？他到江队家里去干什么，这个人又是谁？方子良没有想到对方的行动比他预想的还要快。

“许姐，你说你家里有人来过？你是怎么发现的？”

“是的，子良，这一点不会错的。”许兰十分肯定地说，“今天是星期六，上午九点多的时候我就出去了，后来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，所以就到她那里吃了顿午饭，等到我下午回去时，就感到家里有些不对劲了，我明显地感觉到有人闯进了我的家里。”

“你是说有人乘你不在家的时候偷过你的东西？”

“东西我都检查过了，并没有丢失过什么，但是我感觉到家里是一定有人来过的。”许兰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。

“你感到家里有些不对劲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首先我发现放在客厅的拖鞋好像被人穿过了，因为它放的地方同以前的位置有很大的区别。另外，客厅里的沙发也被人坐过，那上面的一个沙发垫子放错了方向。还有，卧室里老江的那个相框也不在原来的地方，它肯定是被人动过的。我对家里的那些摆设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这一点是不会记错的，所以我敢断定，在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，家里一定有人来过。”

“许姐，晚上我和肖媛会到你这里来的，到时我们再研究一下吧。”许兰的话让方子良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这个到过江队家里的人是谁？是一般的小偷入室作案吗？可是她家里为什么什么也没有丢失？尤其反常的是，昨天晚上黄志橹就死在滨海公园里，谁会到一个发生过凶杀案的地方大白天入室作案，这太不符合常情了！方子良觉得这个进入江队家里的人绝对不是一般的人，许兰昨天发现了杀害黄志橹的犯罪嫌疑人，今天就有人到她的家里去，是不是企图杀人灭口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太值得注意了。许兰的电话让方子良不禁为她担起心来。

许兰是以女性独有的细腻感觉到家里一定有人来过，她是一个生活有规律的女性，对家里一些东西摆放的位置相当敏感。下午她从同学那里回来后，她就明显地发现家里的拖鞋、沙发坐垫以及江涛的相框等物品摆放的位置同以前有些不同，尽管那只是一些微妙的变化，但是还是被她看出来了。

起初，许兰还以为是一般的梁上君子跑到她的家里来了，可是等到她把家里的一些东西查看了一遍后，发现抽屉里的现金、存折都在原来的地方，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丢失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自己神经过敏吗？许兰摇了摇头，



家里现在只有她一人，那些东西一定是被人动过的。那么，这个人进来干什么？当过警察的许兰觉得这里面太反常了，想到昨天晚上她看到的那个可疑人物，所以连忙把这个反常的情况告诉了方子良。

晚上八点，方子良和肖媛来到许兰的家里，她又把这件事说了一遍。

“家里真的什么也没有丢失过？”

“没有，那个人好像只是在客厅和卧室里呆过一会儿。”

“那可真有点奇怪了，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既然他什么也没有拿走，那么会不会把什么东西带进来呢？”肖媛若有所思地说道。

肖媛这句不经意的话让方子良心里不觉一震，想到内部出现的奸细和昨天在滨海公园行凶的凶手，他立即醒悟过来，“肖媛，你去查查电脑吧，许姐，我们在你家里好好地看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被人安放了什么危险物品。”

方子良这么一说，许兰顿时有些紧张，她连忙和方子良一起将屋子里每一个角落都检查了一遍，结果并没有发现有什么。

检查的结果并没有让方子良感到轻松，如果对方真地在许兰的家里放了这玩意儿的话，在短时间内不会一下子找得出来的。

方子良对这几天的行动仔细地想了一遍，他到江涛家里来过的事情并没有人知道，而对他家的那台电脑感兴趣一事也只在中午对肖媛提及过。这个人应该是上午的时间来过许兰家里的，今天是周末，这个人不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擅自闯入一个陌生人的家里。这样一来的话，肖媛也就不可能有嫌疑。仔细地想一想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人可能并不是来寻找什么，会不会是企图袭击许兰这个目击证人？许姐家里既然什么也没有丢失，那么今天晚上他还会不会再来？

“许姐，我看这个人可能是有备而来的，今天晚上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方子良不好再往下说了。方子良这时有一种感觉，他觉得许兰可能正面临着某种危险，让他可怕的是内部出现了奸细，这个奸细的身份现在还无法确定，他根本就不敢派队员来这里保护许兰。肖媛只是一个女孩子，他更不忍心把她放在这个危险的地方。许兰是江涛的遗孀，他一个大男子汉实在不好意思说出晚上在这里保护她的话来。

许兰爽朗地笑了两声，“子良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只要这个贼敢再来，我就绝对不放过他。我好歹也是警察出身，调到文化局后还和老江一起在街头捉过几次贼，做贼的大都心虚得很，怕他干什么。何况我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，真要是有什么的话，也好过去和老江做个伴。”

许兰的话语中透着一股巾帼英豪的气概，此时的她根本没有感到丝毫的害怕和胆怯，她的心里只有满腔的怒火和愤慨。为了老江搏一回又有什么，死，现在对于许兰来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。

这才是警察的妻子！方子良被许兰说得热血沸腾，他在心里不由得为许兰叫起好来，但是真的让许兰一人呆在这个不安全的地方，他还是有些感到不安。

“真的没有什么，子良，你不必为我担心。”许兰安慰着方子良说。

“许姐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”方子良换上鞋，风一般冲下楼去了。

不到二十分钟，方子良又回到了许兰的家里。

“子良，你刚才跑到哪里去了，风风火火的。”许兰疑惑地问着方子良。

“许姐，我们到楼顶上去说吧。”方子良说完又朝门外走去，许兰不知道方子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她看了看正在电脑前



忙碌的肖媛，轻轻地跟着方子良上了楼顶。

大约七八分钟后，两人又回到了家里。

许兰感慨地对方子良说，“谢谢你子良，难得你这么有心。”

“许姐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保护你是我们应尽的责任。”

“子良，你们刚才干什么去了？”肖媛头也不回地问道。

“没干什么。”方子良轻描淡写地说，“肖媛，找到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肖媛转过身来说，“许姐，你家的这台电脑好乱，小兵以前在家里是不是经常爱玩游戏？”

“高考结束后，我没有怎么管他，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泡在电脑前，不是玩游戏就是看影碟，谁知道他把里面搞得乱七八糟的，不大好找是吧。”

“我刚才用DOS操作方法检查了硬盘里所有的文件夹，有的文件包根本无法打开，可能江队使用的不是那种一般的设置密码的方法。我估计，江队可能使用的是设置密码的专用软件，看来江队在这里面可能是花了功夫的，难怪你们昨天找不到。”

听肖媛这么一说，方子良不禁大感奇怪，“江队的那点电脑水平比我还要差一点，什么时候他的水平提高了这么快。”

“可能是他请了电脑高手帮忙的吧。”肖媛笑了笑说，“幸好下午你跟我说了这件事后我就想到了这一点，跑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了几个大功率的解密软件，等我装上去后看看能不能打开它。”

“设置了密码的文件也能打开吗？”这样的事情方子良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
“应该会的，当然这就要看使用者电脑水平怎么样了。”说话间，肖媛已经把解密软件拷进了硬盘里。

“肖媛，等有了时间后你可要好好地教教我，在你的面前我都是电脑盲了。”坐在肖媛旁边的方子良深有感触地说道。

“行，到时候你可要拜我为师了。”说完这些，肖媛不再说话，

她心无旁骛地拖动鼠标，认真地检查着每一个文件夹。

许兰真没有想到江涛会在这台电脑里花费了这么大的功夫，她见方子良和肖媛那样专注地盯着显示器，便悄悄地为他们泡了一杯茶，然后到客厅里织毛衣去了。

屋子里很静，只有肖媛点击鼠标的声音。方子良紧紧地注视着显示器的每一个变化，此时他恨不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电脑专家，让这台电脑里所有的秘密都一一地展现在他的面前。方子良觉得电脑里一定藏有他所需要的信息，他了解江涛，江涛是一个办事缜密的人，他既然在他的手机里都不贮存线人的电话号码，那么，他肯定会把他认为需要保密的东西藏在一个别人所找不到的位置，而这个位置极有可能就藏在他电脑里某个不易察觉的文件里。

“就在这里！”终于，肖媛打开了那个她怀疑设有密码的文件包。

“肖媛，真有你的。”方子良情不自禁地和肖媛对击了一掌。

“找到了？”许兰听到叫声，跑过来激动地问。

“找到了！”方子良兴奋地说，“江队在这里记录得很清楚，这个人叫赵余若，是彩龙公司的保安队长，这里还有他的手机号码。他对卢三阳很熟悉，有了他，这个案子就有希望了。”

“为了找这么一个人，你看费了多大的劲儿。”许兰深有感触地说。

“江队这是用心良苦，许姐，这件事可不要对任何人说，包括我们局里的人在内，现在情况太复杂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作为警察的妻子，许兰当然知道对案情保密的重要性。

三人来到客厅，方子良对许兰告辞说，“许姐，等下我出去后给派出所的人打声招呼，让联防队员在这附近加强巡逻，你自己也要当心一点，有什么情况的话跟我说一下，我马上就过来。”



“没事的，子良，有你给我的那个护身符，我谁也不用怕的。”许兰安慰着方子良，她的眉宇间流露出那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。

二人下了楼，这才知道外面已经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这场雨下得颇有几分诗意，尤其是在秋夜里，借着楼外的路灯，可以看见夜空中纷纷扬扬的雨丝漫天飞舞，朦胧中又透着几分诗意，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。

“好凉快！”肖媛陶醉地闭上眼睛，让水雾一样的雨丝肆无忌惮地轻拂着她的脸颊。

“这场雨下得好啊，真是天凉好个秋，肖媛，走吧。”方子良发动了摩托车。

肖媛轻轻地跨上了摩托车后座，“坐好了。”话刚说完，摩托车像野马一样奔驰起来。

肖媛尽情地享受着这种凉丝丝的惬意，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沐浴在秋风秋雨中，肖媛觉得自己就像在水雾中穿行的仙女那样御风而行。慢慢地，她的双手不知不觉地抬了起来，忽然，她近似颤抖的双手从后面猛地抱住了方子良。接着，肖媛前倾着上半身，把自己那张俏脸轻轻地贴在了方子良的后背上。

当肖媛的双手像藤蔓一样缠住了自己的时候，方子良浑身不禁一个激灵，此时，他无法猜测肖媛的心里在想些什么，他不想破坏这来之不易的柔情。方子良没有说话，只是把车子调了一个方向，让摩托车沿着市区的主干道兜起风来。

久违了，肖媛在心里喟叹了一声，多长时间没有体验到这种浪漫的抒情，没有体验这种霏霏的醉意了。多好的雨丝啊，这样的雨丝在今晚可能就是为她 and 方子良而下的，这样的时刻，有多少情人共擎着油纸伞，在戴望舒那条浓浓的雨巷里一起诉说着地老天荒的誓言；又有多少有情人在情感的菩提树下，演绎着桃红柳绿的纯情。这不是雨丝，这是漫天飞舞的红雨！爱情的

红雨！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两颗晶莹的泪珠从肖媛微闭着的双眼里悄然地滴了下来，她是被感动得流泪的。许久以来她第一次找到了女孩子那种激动得颤栗和眩晕的幸福感，这种感觉是她在麦冬那里都没有体验到的，麦冬走得太早了，却让她在方子良的身上感受到这种唯美而又古典的浪漫。肖媛觉得自己是一条飘浮在碧波荡漾中的小船，她的四周春风拂柳、阳光灿烂、鸟语花香……此时此刻，肖媛只想让时间就此凝固，让世界就此凝固，让她那条小船永远永远地漂流、漂流……

这天晚上，董翠伶和张洁双双来到了王梦泽的菩提树酒吧相对象来了。张洁好像对王梦泽的酒吧很有好感，刚刚坐下来就忍不住地对董翠伶说，“这家酒吧挺不错的，看起来蛮有品味。”一边说着一边四下打量着酒吧的装饰物。

“我说你会喜欢的吧，等一下你看到了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像这家酒吧一样品味十足的。”

两人正说着，只见王梦泽过来打招呼道，“小董，你今天来了，小方呢，怎么没有一起过来。”

“他呀，这几天不知有多忙，我们只好自己来了。这是我的同事张姐，她可是我们公司里的部门经理。”董翠伶的语气中明显透着炫耀的成分。

王梦泽朝张洁看了看，眼里顿时亮了起来，“四达公司的白领丽人的气质果然是超凡脱俗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在两人的面前坐了下来。

“这段时间生意还好吧？”董翠伶问王梦泽。

“托你们的福，还可以。”说着，王梦泽不觉又向张洁看了一眼。这一切董翠伶尽收眼底，她站起来对王梦泽说，“我去趟洗手间，你们慢慢聊。”

等到董翠伶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王梦泽不知跑到哪里应